

■点京之笔 张京徽(昆明)

等我一分钟

昆明人有一句口头禅,叫做:请你等一分钟。

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,着实吃了一惊,主要是没想到昆明人的时间意识这样强烈。去过很多城市,人家顶多给你一句:请稍等片刻,便已经算是对你最大抚慰了,从没见过像昆明人这样,把人生中的一个很模糊的瞬间精确到一分钟的程度。别拿窝头不当干粮,别把一分钟弃之如敝履。昆明人对于时间的态度,一度让我肃然起敬。

但我很快就发现,昆明人概念里的一分钟,是被重新解构颠覆之后的一分钟。从我接触到的情况来看,一分钟可以是十分钟,甚至可以是半个小时,但就是不会是单纯的一分钟本身。打电话约某人见面,电话那头反复地向我强调:一分钟,我一分钟就到。我想昆明真是很小,那么多的人和我只有这一分钟的距离。可余下的数十倍于一分钟的等候,让我开始重新衡量昆明人对于时间的正确理解能力。去一个单位办事,接待我的女孩子很认真地对我说:请你等一分钟。为了起到加重语气的作用,她还翘起一根兰花指,以便从视觉形象上进一步巩固“一分钟”的概念。可我那天硬是在办公室硬邦邦的板凳上左顾右盼了一个多小时,当她再一次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,那望穿秋水的一分钟才宣告结束。

那是我经历过的最为漫长的一分钟。

直到我和一个朋友去赴一个约会,时间已经晚了,那边打电话过来催促,我那朋友当着我的面对着电话大言不惭:一分钟,我们一分钟就到了。那一次“一分钟”这个概念在我面前彻底被颠覆,因为我们实际上还未出门。而当我们于四十分钟后慢悠悠地到达目的地时,满屋的人也并未露出惊讶的神色,就好像真的只度过了一分钟的时间——或许对他们这样的昆明人来说,所等的这四十分钟,和一分钟并没有什么区别。

走在昆明高原下的阳光里,看着街道上那些在无数个一分钟里徜徉的路人,看着在树阴下生长的麻将桌,我发现我也正在习惯这种把一分钟无限拉长的生活。

张曼玉在《阿飞正传》里说:我以前以为一分钟很快就会过去,其实是可以很长的。有一天有个人指着手表跟我说,他会因为那一分钟而永远记住我。

但愿吧!



■冰冰有礼

蓝冰(长沙)

豆腐臭,豆腐香

“去年炸臭豆腐发了家,如今准备收购摩托罗拉”,这是一句流传不算特别广、但是很有影响力的长沙笑话。虽然是笑话,可也从中透出几分信息——炸臭豆腐,是可以发财的。如果炸得好,那更是可以发一笔大财的。

假如你是长沙人,不知道臭豆腐,那三五个朋友在一起扯淡,你是要挨骂的,“你怕不是长沙人吧”、“你老人家是从外星来的吧”、“你咯个家伙肯定是外地来的杂牌货”等等诸如此类的言辞就会招呼上来,把你一通狂贬,搞得你面子大跌。最后,你免不了被朋友们生拉硬拽,前推后搡,扯起直奔小吃店,狼吞几碟臭豆腐,让你一次过足瘾。

长沙的臭豆腐是伟人下过结论的——臭豆腐还是火宫殿的好吃。火宫殿的臭豆腐为什么好吃,不甚了了,因为人家是中华老字号,有祖传秘方,我辈自然有办法晓得。听讲是豆腐胚在下油锅前用卤水泡过,用清茶油烹制,外焦里嫩,新鲜的剁辣椒更是锦上添花——那简直是神仙爷爷看了都要流口水的人间美食。

当然,一般情况下,长沙人是不大会专门跑到火宫殿去吃臭豆腐的,因为大街小巷到处都有臭豆腐摊子,可以很方便地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。在长沙走街窜巷,经常看到有人支起一口大锅,卖油炸臭豆腐。摊主立在锅边,拿着一柄长钳,将一串串早就整齐穿好

在竹签子上的乌黑方正的豆腐块放到滚沸的锅里,炸上五六分钟,夹出来,晾在一个铁丝漏网上。遇到买主,再应他们的要求,刷上丰俭不一的辣椒酱。刚出锅的臭豆腐,热腾腾、乌灿灿、油汪汪、鼓鼓松松,站在铁丝网上吱吱响,又香又臭的气息在空气里恣意随风飘荡,那种欲臭还香的玄妙滋味,熏得人口水直滴。

静观那些吃臭豆腐的人,也是一种乐趣。有的好不容易排队买到了,心急火燎一口咬上去,烫得好一阵嘶嘶哈哈吐舌头,好比猪八戒吃人参果,食之不知其味,却还想吃下一个;也有人举着串臭豆腐的竹签,歪着脖子一小口一小口地细品,让味蕾充分体验香臭交融、有惊无险的美妙刺激,一

副沉迷的食客模样,勾起旁观者馋虫无数。

要是你有兴趣,向在网上厮混的虫子们打听一下长沙臭豆腐的行情,他们还会告诉你若干种吃法:比如把豆腐胚炸成泡状时在中间钻个洞,灌进大蒜汁和酱醋,再刷上剁辣椒;或者从中间剖开,夹入辣椒萝卜,又酥又脆……

长沙人津津乐道的是家乡的臭豆腐如何做成了大文章,还专门给臭豆腐搞了副特别烫帖的对联:香飘九州,臭名远扬。确实,臭豆腐那乌黑的颜色,落拓不羁的外表,乍一看的确叫人心惊胆颤,但咬一口就会发现,内里的肉洁白如雪,口感细腻、嫩滑、酥软,回味无穷。都说人不可貌相,臭豆腐也如是!

■梦想非非

梦亦非(贵阳)

书店风景

在下以为,衡量一个城市有没有文化品位,其中一个标准就是看书店业如日中天还是死眉死眼。不过这个标准对贵阳显然不太恰当,贵阳很奇怪地背离了这条标准,一方面,它的书店业在全国的省会城市中绝对算是比乌龟跑得快的兔子,另一方面,它的文化氛围在全国的省会城市中是那被乌龟超过了的死兔子。贵阳这个生活城市像正在建筑中的大工地,人们更热爱麻将,没人谈文化,也没人关心文化。文化?是三条腿的青蛙还是四条腿的母鸡?贵阳人不认为这是个问题!

但在贵阳逛书店是件愉快的事。有许多人文书店或综合书店可去,而且环境都不错。

我常去的是“五之堂”,诗人、书法家吴若海题的店牌,擎寰大字高悬在延安东路上,店里牛气哄哄地用一面墙挂着他抄的《庄子》片断,挺有文化场所的架势。老板是从“西西弗”书店出来的舒启峰,常作打工仔的造型,其实是个版本专家,古籍收藏家。

有意思的是总经理更像老板,斯文地戴着眼镜,腆着大肚子,派头十足,两人在一起估计不熟悉的会搞错他们的身份。五之堂做的是特价书,从四折到六折不等,书虽然有些滞后,却也因此滤掉了书界的虚浮,但我总从淘到不少自己喜欢的书,更爽的是,每每可以享受内部员工价打四折,唯一的缺陷就是店堂稍小,没可以坐的地方。

逛完了五之堂,往师大方向不远就是“西南风”书城,西南风爱做畅销书,各种书种类比较齐全,做成超市风格,下午坐在临街的大玻璃窗后,翻一翻倒想买不想买的书,也是种享受,但我不太爱在西南风买书,我讨厌它的超市风格。有回在进门处的推荐台上看到本爱德华·格雷著的《鸟类的魅力》,从此养成个毛病,每次过路总要进店门扫一眼,希望再次看到类似的好书,可惜历史不会重演。我的不喜欢并不妨碍它又开了个更大的分店,而且开在热闹的紫林庵,我去逛过几回,还是不喜欢超市风格。

最牛气的是“西西弗”书店,进入西西弗书店,不会让人想到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,只会想到《洞穴》,或者《变形记》,因为它在地下室里。一块不起眼的小招牌,黑底红字,哑光,招牌下是入口。往下走几级是台阶,折往右边,继续是台阶,两边墙上挂着画框,画框内容有时是老贵阳城的照片,有时是默默无闻而又颇具实力的诗人之作。台阶尽头是繁体字“书”字的矮木门,“吱呀”一声推门进去,就是贵阳市最好的书店——西西弗书店。书店里永远放着悠然、舒缓的音乐,让低压着的天花板似乎升高了一些,空间感更强。为顾客想得周到的是墙上的几句话:包太重,存吧;手脏了,洗吧;站累了,坐吧;书太贵,抄吧。作为一个顾客,对此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?银子赚足了,分店也开得遍地都是:花溪有一个分店,遵义市有一个分店,都匀市与安顺市也有生意好得像白送似的分店,并且在中华北路上的省政府门口又开了一家航母级的分

店。

不过西西弗人太多,书也太多,让人有点烦,相比之下“二十一世纪锦绣书城”更清静些,可以抱一堆书,在茶吧里坐下来要上一杯茶或咖啡,一坐就是一下午,看书累了还可以看看美女。不过现在逛书店的美女太少了,更多是美女她妈或美女她孩子。

买书其实是件挺残酷的事,袋里子的银子白花地流出去,换回几本连小偷也不肯偷的书,回来往书架上一放,就像泥牛入海,泡泡都不起一个,书架对书的吞食太可怕了。不过可以买的书也越来越少,有时半天逛下来,一本书也懒得买:没中意的。于是乎有点喜欢上大十字的“三联达德书店”,小小的店堂,全是人文书,不用多久就全睽一遍,不想买了就出门在院子里坐坐,花五块钱喝上一碗盖碗茶,不过我去三联从来没有空手回来的,最可恨的是那地方的书不打折。有回买了本《印度史》,很差的一本书要价近五十块钱,让我牙根痒了几天。

■红言丽语

钱红莉(合肥)

李鸿章的广玉兰

来合肥近两年,我一直居在桐城南路附近,单位濒临桐城北路,简直是没有拐弯的两点直线的生活。每天顺着这条路,自南向北或自北向南。唯一不顺心的事,每每酷暑——骑车穿行在几乎没有树阴的桐城南路,仿佛置身火海,无处可藏,狼狈不堪。其实,这条路上是有着行道树的,叫广玉兰。N年前,出差合肥,路过桐城南路,看见广玉兰那么矮,如今依然那么点高个头,生长缓慢不说,几乎没什么枝杆,就那么几片大而无当的叶子,谈不上绿叶纷披的舒展,远望,一片黑压压的病残老弱的衰败。

是后来才知道的,合肥人对这种广玉兰树是有着感情的,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,通

过市民投票,它就被正式定为合肥的市树。这么着,它的身影频频出现在合肥的大街小巷也算理所当然。但,客观地说,比起国槐、梧桐来,广玉兰用来作行道树真不适合,它的生长期太过缓慢,往少里说,桐城南路的广玉兰也有六、七年了,干瘪如故,若换成其它树种,怕早已绿荫如盖了。

作为一个外来者,即便有六月烤火的小小怨意,也是不作数的。我恰恰可以理解合肥人寄予广玉兰的那份感情,往深里说,是建立在精神层面上的文化传承,充分体现了一份历史沉淀感。因为广玉兰之于合肥,是有一些来历的:

慈禧六十岁生日时,德国人将108棵广玉兰作为寿礼运去北京。或许是慈禧的后花

园实在栽不下了,她一时兴起,便把这些珍贵树种赏给当时的直隶总督、北洋重臣李鸿章等人。众所周知,这广玉兰后来也就随着绰号“李合肥”的李鸿章大人来到合肥。这种原产北美东南部的树种,仿佛也能适应位于中国中部地处江淮之间的合肥气候,就这么一直长期定居了下来,直至攀上了“市树”的待遇。

其实,最能体现合肥绿意的地方,不在街道巷陌,不在植物园,更不是大蜀山,而是绵延数公里的环城路,也就是古时的护城河区域。这一带宛若合肥的肺叶,深藏无数好树种,合欢,鹅掌楸,国槐,榆树,银杏……置身环城路,每走几步,就会发现一棵经年好树。

作为“三国故地”、“包拯家乡”的合肥,是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城市,自东汉末以来,它数为郡郡治所,一直是重要的行政中心和军事重镇,在这座城里,找棵把有着历史沉淀的古树作为市树,怕是不难的。但,合肥人偏偏选中广玉兰,足见他们对于李鸿章的感情。

我家窗外也有几棵广玉兰,一年四季,都那么寂静地站在那里,似乎有着缺乏营养的虚弱,风来叶摇,偶尔几片叶子掉下来,在地上滚来滚去,偶尔脚尖碰到,像踢到一片塑料一样发出闷热的微响。它好像初夏开花的,白白的肥硕腰身,像胖男人的啤酒肚。

对于广玉兰,我谈不上喜欢或不喜欢。